

增批
評點

醫門棒喝

亥 23

7

共 10 冊

會稽章虛谷先生編注
海甯王孟英先生評點

增批評點
醫門棒喝

宣統元年歲次己酉六月

陽湖汪洵書



蠡城三友益齋
精校石印發行

自序

天地之大事物之變莫可涯涘究之一理而已見其理則觸處皆通昧其理則動多窒礙而理之切於身心性命者自格致誠正外莫重於醫以其保衛性命者也然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則醫固儒者之事也原夫靈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衛身心性命為醫經之源仲景紹聖軒岐本靈素作傷寒雜病論為方書之祖厥後諸賢相繼闡發數千年來著述代增汗牛充棟則今醫術宜乎勝古何反不逮是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眾說雜陳純駁不一學者不能披揀如涉海問津既未窺聖經源流遂各師心自用授受流傳而古法愈晦夫諸家之書其無義理可取者置勿論即如古稱大家若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朱丹溪諸先生各以己之聞歷見解發明經旨一節或論外邪或論內傷或主補氣或主滋陰原非執中之論其辭旨抑揚不無偏處要在讀者因流溯源知其理之所歸倘執其偏不免各相牴牾矣如明張景岳亦由平日閱歷所見立論主於扶陽

既稱全書乃又肆議河間丹溪為非則不自知其偏也蓋氣化流行變遷靡定人生稟質南北不同景岳與河間丹溪相去各數百年其時氣化其地風土或各不同不可相非也又如張子和所治多熱霍中人故其議論以汗吐下為妙法薛立齋為太醫所治多膏粱中人故其方案多和平溫補以緩治見功可知各由其閱歷不同而論說遂異其餘諸家亦各抒己見以立言難免顧此失彼之弊或不明聖經源流而師一家之說則必以諸家為非是以偏視偏無怪乎各相牴牾也余幼得羸疾究心醫理雖從師請益歷覽諸家十年不知端緒蓋以聖經辭簡義廣理蘊難窺而諸家之說各樹旗幟互相非議未知孰是後讀吳門葉天士先生醫案見其發明奧旨如點龍睛而鎔鑄百家匯歸經義當時仁術大行無暇著述乃於臨證之頃隨病設施揭其理蘊而因時制宜無法不備如造化生物無跡可求各得自然之用與千百年前之仲景心心相印而得其真傳嗚呼若先生者豈不為我

朝

之醫聖也與惜楠生晚不獲親承提命幸得讀先生書略窺醫理之奧而

見諸家意旨所在醇疵兩不可掩舍其短而用其長隨時取益變化無方而理無不合矣然則醫者既患多書余又何述焉特以向來未明之義各相牴牾而滋流弊之害者舉其百中一二如後條例所云論其大略並內經所列六氣歷來註疏有未盡當者據理辨之就正有道以為保衛性命之一助爰名之為醫門棒喝聊取解粘去縛俾洞見本源之意耳其由格致誠正而通達斯理者則以是編為贅矣

道光五年乙酉孟夏會稽章枏識於城東之知非軒

敘文

夫讀書貴能信尤貴能疑信則有定識而無所游移疑則分別決擇衷於至是足以正古人之失嘉惠後學讀儒書然讀醫書何莫不然醫所以託死生保性命關係尤重苟徒汎然涉獵勿深研究有信無疑殺人必多此余友虛谷章子殷殷以衛生救弊為心準經稽古舉諸家之可疑者詳辨其得失醫門棒喝之所由著也余雖不知醫讀其集理明辭達甚易通曉醫道自軒岐論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辨民病之由制鍼砭藥石治療之法是以天地之心為心者迨乎中古生民氣質變異鍼砭之法或多不宜有漢張仲景出辨經絡臟腑六氣外邪之證審陰陽虛實內傷七情之因參藥性氣味配合制度以立方法上本軒岐之旨窮其變化下垂萬世之模為繼述之聖負乎尚矣厥後代有名家著述日富類多一隅之說鮮協中和之道雖有發明純駁互見後學苦聖經奧妙難通喜諸家淺論易讀或不究源流師一家而執偏見醫風斯下流弊日深其能記誦軒岐仲景之

書侈然自多者蓋亦僅見而能深研其妙融會在心以辨別諸家疑似可否者尤為罕聞章子篤嗜性命之學參儒釋之理故於醫也溯流窮源力究十餘年未得其緒而志益銳久之豁然悟軒岐之旨而未盡仲景變化之用也今又潛心十餘年始有左右逢源之樂乃其虛懷不敢自是南北足跡所涉凡同業績學者莫不咨訪就正而經旨既明灼見諸家之偏傷流弊之害冀有以補救於是擇其尤者而表明之蓋以蓄諸中者發諸外非同無本之學故皆長篇累牘每論必三五千言少亦一二千言反覆詳辨語無不切必期理明義盡而後已綜其所集不過十萬言闡發聖經之秘奧救正諸家之闕失而於先天後天事物之理幾已括之不僅為醫而釋儒之道並貫矣嗚呼章子可謂有心哉吾知是集成愛章子者讀而且信且疑者有之嫉章子者漫無疑信而起謗議者有之夫謗誠不必議亦何不可者誠能反覆於其集之所言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能疑摘其疵謬而詳辨之救正之據乎理所不易是即吾所謂善讀書者正章子之所

願望而不得必且師之友之之不遑而何嫌何怨不則如侏儒觀場本無所見而挾私意以妄肆譏評則是非可否又可置之不論天下後世必有所能知之能諒之者章子性恬澹不屑奔競形勢向遊於粵當道多折節交之章子遇之泊如其待人寬恕行事磊落未嘗稍有苟且余與章子訂交垂三十年在嶺表相處久又同客京師周旋罔間知之獨深故言其約略如是即以弁之簡端

道光丙戌冬月山陰樂川田鼎祚拜手撰

序

夫天下所重者莫若性命儒道性命之正禪究性命之微其能保衛性命者醫也三者其道一而已矣然欲明其道則又各由其門而入焉禪門之有棒喝使人覺悟性命之道耳同里章虛谷先生貫通乎三者之理而尤精於醫因慨聖道之日晦乃以濟世之仁心示迷津之覺路著醫門棒喝四卷屬余評點余以謏陋謬廁醫林猥蒙先生青睞目為知道之人余竊以廷擊鐘焉能發其聲音方且敬謝不敏繼思管中窺豹或亦略見一斑展卷祇誦細玩數過如六氣陰陽論太極五行發揮等篇將先天後天之與陰陽變化之微闡發殆盡毫無遺蘊而土為太極之廓一語尤發千古之秘直溯夫混沌未闢之先而獨立其極較楊子之談元生公之說法尤為精妙而明確其駁正丹溪景岳諸公處批卻道數迎刃而解使起丹溪景岳於九京而問之亦當俯首無辭與諸人問答則又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反覆辨難疑義盡析示以指南又解聖經君相二火為體用燥為風寒

風熱所化暑為濕火相合而成灼見秋傷於濕之文為訛皆亘古所未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論傷寒傳經疏解方義窮元極妙辨析溫病混入傷寒之誤皆大闡仲景心法暨夫溫暑提綱痘疹等論則明立法程申靈素之旨而正諸家之失統而論之先生不獨明於醫而且明於易明於天文歷律而融貫百家故於醫理之精微奧妙闡發無餘尤妙至理難明之處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非先生具大魄力具大手筆焉能有此巨製是固軒岐仲景之功臣丹溪景岳之畏友也先生以棒喝名集者誠欲醒當世時流為普濟寶筏耳余因之竊有感焉大凡天下妙理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悟是故難能講學石可點頭鸚鵡解人言狗子有佛性無非稟一靈之覺耳況人為萬物之靈乎昔人有言必具神仙之骨方能當名醫二字則醫理之妙固非僮父所能悟也吾越向多隱逸樂性命而擅岐黃者昔嘗夥矣若夫今之時醫類皆涉獵方書各承家技或偏執溫補或專事寒涼印版數方通治諸病偶而幸中自信不移如是授受以

為祕訣為捷徑世之質質者又皆以耳為目隨聲附和互相揄揚遂使虛名益熾自負益高與論軒岐仲景之道反以為怪而羣起謗議正如沈酣醉鄉先生雖以百棒喝之千棒喝之欲其猛然省悟勢實難矣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知不因是集而啟醫林之聾瞶通後學之津梁使大明軒岐仲景之道而生民無夭枉之虞則不獨吾越之幸且將流澤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元固深為欣幸僭加評點並贅數言於簡管窺蠡測未能挹其高深聊以誌顛倒之忱云爾時

道光丁亥孟秋山陰愚弟雪帆田晉元拜序

叙

藝亦多術矣苟有濟於世精其一足以傳況衛生救死用之善起呻吟於
衽席用之不善殺人指下而不覺如醫之為術不綦重哉然非窮其理烏
能善其用非多讀書而善悟又烏足以言窮理此章子虛谷醫門棒喝一
書所為有功於醫學也虛谷越之會稽人性恬澹不為利動不為勢懾少
羸善病因究心岐黃窮日孜孜不倦與余萍聚粵東旋走燕冀遊吳門丁
亥冬復晤羊城相交垂三十年矣見其精神益壯而業亦益進余家無少
長病輒延治無不效乃信之篤而未究其底蘊也日者出所著醫門棒喝
四卷相示余羈世務不諳醫學展卷茫然乃息心玩之其中論陰陽變化
之理天人合德之要昔人所悞今人所疑無不原始要終條分縷晰雖以
余之憤憤猶復心領神會況習其業而將善其用者哉知其於此道不啻
三折肱矣昔余需次京師宦江右繼而被議出塞往反三萬里見所稱時
醫者所在皆有設號簿於門延者按次登籍日將夕疾呼於門先生至矣

主人皇遽延入室病者倚枕待診侍者磨墨未竟疾書方擲筆起主人趨而尾其後問病輕重及飲食所宜匆匆數語登輿逝矣於是如其方有服之而效者十二三服之不效者亦十二三服之而危且殆至不救者十三四矣走詢先生漫曰彼本不治之證余樂冀生之命不濟奈何嗚呼何不治證之多也余心疑之未敢與辨也今得棒喝一書審其是非辨其疑似使業醫者讀是書而悟其向之所以失由是而進求於古以勉為良醫則是書不誠為覺岸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也哉余固心焉企之因識數言以復之虛谷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季春之朔山陰愚弟史善長頓首拜識

序

余宦遊東粵遇會稽章子虛谷者出所著醫門棒喝以示余余讀其書知於是道折肱者久而凡別疑似於幾微訂沿襲之訛謬其論也切其辨也詳矣夫陰陽乘乎血氣損益酌夫盈虛毫釐千里死生係焉顧或輕為嘗試鮮不以生人之術殺人於不自知豈果忍於為是者失則闇與誣無有如此書之提唱指歸也章子積數十年悉心閱歷博極羣書為之剖厥指正厥歸縷晰條分發蒙振瞶意若不爭之力生命莫全不特之嚴宗依莫定蓋為醫門中護法有如此者此而不廣其傳將偏執藝術膠固不通者流方沾沾自詡為有得安望大發覺寤於當頭棒喝下耶爰與海甯應子秋泉同校而付諸梓俾資觀覽識所折衷用以救弊補偏庶幾濟羣生而維大造不負章子一片苦心也是為序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河間紀樹馥拜撰

序

醫小道也死生寄之所關實鉅漫云嘗試可乎余不精醫理宦遊嶺南八九載每見醫者輒以粵地潮濕不辨何證率用二朮桂附等治之其害甚烈心滋戚焉且聞寅友中竟有以感冒而誤投補劑致不起者詢延誰氏居然以良醫自命者也噫可慨已人為一小天人之患病猶陰陽之愆伏日月之剝蝕風雨寒暑之失度不審乎此而調其偏使其平乃拘執古方妄投藥餌何異操刃而刺人之胸也會稽章君虛谷以久病嫻此術天性敏妙上究羲易內經之奧下及諸名家書無不淹貫而其辨論溯流窮源一衷於是積年得稿若干帙名之曰醫門棒喝蓋以警世之動以良醫自命者不啻大聲疾呼之也章君出其稿問世余深幸是書之傳非徒救一世之弊因綴數言於簡誠有補於醫道者竊愧余膺民社欲醫偏隅而未能稱職也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春日蕭山韓鳳修拜序

條例

醫門之書。除聖經外。其自古稱大家者。人莫不信奉。而鮮知其弊。茲以管窺所及。表其一二。以大家之論。尚不可固執偏從。況其餘諸書。豈可盡信。明者當知所擇矣。

一河間論六氣皆從火化。原為至理。因火化。故以涼瀉主治。然此止可論六氣之邪。未可論病。以人體質不一。受邪雖同。而病變不同。若謂六氣皆從火化。六氣之病。概用涼藥。則誤矣。或不明六氣變化之理。又見妄用涼藥為害。遂謂河間之論非是。而不自知昧理。各相牴牾。其弊更多也。

一丹溪相火論。言相火為天火。君火為入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後世多遵之。余細究其說。理既未協。義不明晰。又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引內經所云。一水不勝二火作證。而不思內經論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昧者執信陽常有餘。動用知柏敗陽。則害甚矣。